

928
十
5

南
雷
集

五



吾悔集題辭

吾母五子唯不孝親乳 先忠端公殉節之後室如懸磬
不孝支撐外侮鞅掌家塾吾母課隴畝省廩害婚嫁有無
棺槨重複無一日之暇壬午冬吾弟皆以受室食指繁多
遂別晨春然夏稅秋糧猶不孝一人辦之際此喪亂藐是
流離身挽鹿車投足無所由是家道喪失吾弟復去其三
霜露晨昏兼并一人魚菽取備鮮適莫構吾母猶然憐余
之辛勤也凡居憂者以喪服爲之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
爲之實不孝行之半年而一病支牀氣血中稿親友遂引
禮經有疾七十二條來相勸勉不孝姑息從之惶恐無地
自念養生送死多少不盡分處未嘗不痛自勉強而悔其
有所不能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疏謂禮三日不食吾悔
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也夫子春之悔悔其
過乎禮也余之悔悔其不及乎禮也同一勉強也若似乎
余之情實子春之情僞然其僞者一悔而卽實而余之實
者蓋終身悔焉而未有已也

吾悔集序

已未冬吾師梨洲先生以及門之請出南雷文案授斯大
斯大敬受手較付梓踰月先生有太夫人之變哀號孺慕
幾不欲生四方人士乞銘問序質疑考道者踵接于門先
生泣血辭曰吾何以文爲哉來者惘惘若失斯大曰此非
求文時也姑待之旣先生治塋畢求者益來先生泣辭曰
吾何以文爲哉斯大間進曰居喪不文誠是也雖然先生
於太夫人之卒也含歛之事無不親之其塋也窀穸之事
無不親之禮所稱必誠必信弗之有悔者先生其是矣今
兆域已封乘主旣耐禮著居喪之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
酒食肉處于內太夫人年九十先生已七十有一準之於
禮先生亦得自寬又禮三年之喪對而不問今諸君求而

先生應之準之於禮與荅問等也且觀諸求文者非昔之忠臣義士卽今之老成賢哲也非經義之討論卽理學之辨難也先生于後先人物臧否素定經義理學夙有成書此不過隨意拈毫便已因物肖形人人飽德非如他人之待于研索也若是則爲文亦無妨于哀慕先生而固辭之將使忠義之激烈老成之典型埋没于庸妄之俗筆而質疑考道者亦無由頓啓其迷其于世道人心沉屈何可勝道先生爲身計獨不爲世道人心計耶于是先生意少解乃于練後次第書之得如于首斯大請刻爲南雷續文案先生吁然曰吾悔之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其情樂正子之言也吾于此有同慙矣遂以吾悔名其集康熙壬戌冬十月門人萬斯大百拜謹書

吾悔集目錄

南雷續文案

卷第一

先妣姚太夫人事畧 青詞

萬里尋兄記 山菴詩

葉公六桐改葬誌 汪魏美墓誌銘

陳定生墓誌銘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謝臯羽年譜序 輪菴語錄序

卷第二

叙陳言揚句股述 汪氏三子詩序

題張子遊卷 題海昌六老圖

卓母錢孺人墓銘 雪中卽事詩

歸途雜憶詩 靈隱詩

大雪野祭詩

張仁菴大學說序

馮雷仙詩義序

過黃孚先小樓詩

過諸九徵書舍詩

張心友墓誌銘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黃醒菴府君傳

陳叔大四書述序

章格菴先生行狀

卷第三

張元岫墓誌銘

卓子孟墓誌銘

吳處士墓碣

諸敬槐墓誌銘

腳氣詩

徐忠襄神道碑

高古處墓表

卷第四

李杲堂墓誌銘

鄭平子壽序

翁元語錄序

熊雨屐行狀

王義士傳

唯岑塔銘

鄭玄子述

唐氏家譜序

二欠詩

吾悔集卷之一

南雷續文案

先妣姚太夫人事畧

男百藥較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
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
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
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卽不孝宗義
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鑿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
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字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
上虞之渣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會王母章太淑人皆在
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羣婦承巾奉帚羣
婦皆視一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羣婦時有

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瑱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婢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壘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苟風波麤定不失爲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

父拈壁書耳蓋大父以義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義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旣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袂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幃帳臬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頰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櫬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竈窆之事惟一婦是辨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

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義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鍼招搖白下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顧臬宗義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棟宣城沈壽民大鍼得志修報復既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署丞疏逮臬及義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中流離轉徙矻矻靡有定

居其間與村郊之婦女持橐束繼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一卷誦畢置曾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暇則述閭閻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爲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卽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東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

吾集
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
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
墓甘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不孝宗義娶葉氏陝西按察
使憲祖之女宗炎娶徐氏叙州知府某之孫女繼馮氏宗
會娶梁氏總戎某之女繼劉氏貢生應期之女宗轅娶宋
氏連山知縣德洪之女宗彙娶姚氏孫男十四人百藥教
穀百行正誼教起百祿百家百乘教畱百儀百法百度百
城百易孫女八人曾孫十七人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
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蔽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
瞿稼軒朱文肅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周仲馭
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數十年以來不特先
友已盡卽不孝知交亦且零落淪謝立言君子唯考信前

言銘此幽石知義說之不妄也

青詞

人窮反本疾痛則必呼天情至無文慈悲自能救苦伏念
先母太夫人二十三而爲命婦三十三而殫未亡五載宛
陵不聞聲於衙舍兩年都下長嘔泣於封章逮夫李固名
掛飛章范滂身橫獄戶太夫人哀祈宛轉慘此夕之孤星
行哭悽愴距黃泉之一線毀巢破卵之下女嫁男婚追睦
沒產之餘養生送死心力俱盡淚痕未乾二十年黨錮之
門庭風波無已四十載流離於道路喪亂孔多七婦皆亡
五子維二皇天后土鑒此青燈敝帷之心枯栢寒松兀然
天崩地裂之日壽登九十上帝不錫以三齡年倍四三先
公只得其一半相依母子永隔幽明痛割何言請求無路

家禮不作佛事向似未經痛癢之言吾母日誦金剛豈敢
遽改萱親之道禱安螺飯白沙稟之北堂常念光明和靖
豈非儒者爰集勝侶用翻龍藏清梵悠長儼慈音之在邇
瑞容端好望鳩杖兮來臨固知散花之現定行皎月之路
生前荼苦已滅於電光至性霜寒不隨乎薪盡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
外踰十年不歸府君寘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
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城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
可至乎踞屬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止東西南
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
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于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

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傍之宮觀街市問其兄或見
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入
角蠻陬踪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
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
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
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
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旁伯震過之
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
曰姚江黃廷璽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
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
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楚人高其義稱伯震爲黃來稱
府君爲小來望其復來也府君因其聲轉之別號爲小雷

云事在宣宗之世三楊當國朝廷人物固多光明俊偉而
草野之中猶能敦朴愷悌識道理賤誇詐相沿成俗若府
君者雖不可以時代為限然非盛時風俗之美亦不能卓
絕如此也獨怪為人子而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母
者簡策不絕書為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
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江河日下兄弟之情日淺宴
安茶粥茵草薰蒸以路人之愛惡愛惡其兄且不可必則
夫棄捐頭髓不避驚濤峻坂之險者較之求父求母者不
更難耶義叙府君之事不禁涕泗之橫流蓋傷時也

至孫郎埠山菴

輕雲和日閨中秋病起聊從山院遊板屋未名猶待我龍
峯有記至今畱山僧能辦蹲鴟飯老子且聽磨斧頭便與

樵人爭路下前村暮色已橫兜

磨斧頭
烏聲也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
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
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
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
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卽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
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
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
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
先忠端姻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
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

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屬公監工公徙
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
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誥
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
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叅政分守建昌公駢車
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
部同官自相叅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
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
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
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
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
墻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賈公

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
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
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
公以一紙束身園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
鎮算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
古冲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
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
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
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
友之習稍變之爲弁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
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
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

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填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昭則榭園弟子也榭園公填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卽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卽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蕩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典名利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

夢伽籃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叅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汶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許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旣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畧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攷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旣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燮張元

吾悔集 再會錄文案
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况愈下。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尙俟來者。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在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渢新安人。徙于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廓室。如懸磬處之。愴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允下士。一日值魏美。

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卽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林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道。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不入城。至

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遵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室室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子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卽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埃君仙後尙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卽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卽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

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於僞桑海之交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鷺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

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
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
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
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
有百官圖邪黨錄天監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
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
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
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
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
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
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
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

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
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
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
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
天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
事國變死節季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
居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
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
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
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
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
先生搆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

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勾曲先生與吳次尾
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
如鏡鄒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
川韓城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
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
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
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嫌者爲阮大鍼大鍼
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
而骨肉也溺灰陽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
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
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
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邑大鍼始

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鍼者吾
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
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故
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
未便可動大鍼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
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
社大畧揭中人也豈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
蕪湖沈崑銅如臯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
酣耳熱多咀嚼大鍼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鍼暴起國狗
之瘼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螳螂錄思一網殺之
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
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

吾惟身
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畱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
殘山鄴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
先生卽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
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
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
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
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
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喟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
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婿也孫男四人
履端履慶伊瀍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
月葬于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
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

幽光而况於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
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為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為掩裳上
際在腰兩旁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為衣襟今
將從之夫子以為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畱一尺一尺之外上於
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
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
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
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

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于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衽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衰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

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展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間當展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碍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

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既虞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碍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禘于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于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禩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

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卽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總有舅之子總從母之子總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

總總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于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朔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

乃自相矛盾歟

謝臯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割爲臯羽年譜注其遊錄讀臯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臺勸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于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空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臯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臯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勸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

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尙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村已不能辨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骼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璋主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然言八月發寧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輦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

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
景濂之言尙相出入而况彭璋之武斷乎西臺慟哭記甲
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
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巖
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
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
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住江干故記言登
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于江桂芳家陸故
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與桂芳俱爲陸人則乙丙皆
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公以爲然
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歐陽司馬三蘇
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
然者今野公所著摺拾溝渠墻壁之間欲起酸醜落鬼支
撐天地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輪菴禪師語錄序

輪菴禪師爲相國文公之從子中翰啓美先生之次子出
世則爲靈巖退翁之法嗣歲庚申開法于越之能仁寺冬
十月余相見話舊輪菴出其語錄求序余愴然者久之憶
余少受知于文肅庚午與文肅同舟自京口至吳門見余
場中試卷嗟歎不置遂許以古文名世路有經由登堂信
宿壬午余在都門徐忠襄爲司寇客余爰書急奏時或見
及因得與聞啓美先生漳海獄事甲辰與孫符胥會僧寮
慷慨往事相和而歌嗚嗚繼之以泣也余于輪菴家世之
交情如此又憶癸酉三峯開堂于淨慈一時龍象之盛前

此未有蜀人劉道貞新得法馮儼公張秀初江道間邀余
定交余與宣城沈眉生蕪湖沈崑銅江右劉孝則牽連而
往入室講論語周易鑿空新義石破天驚其後三十有二
年余上靈巖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潔文孫符鄒文江王雙
白于天山堂縱談者七晝夜余詩誰知此日軍持下盡是
前朝黨錮人記其事也退翁遂屬余作三峯第二碑此後
語錄無不有寄余書札余或見或不及見而退翁惓惓之
意不可忘也余于輪菴師友之交情如此今日追數夢幻
相國中翰既光芒箕尾孫符墓木亦拱二子負薪丙舍輪
菴又出劉道貞問道續綠閣之所載淨慈同時七十二人
自余以外存者不能二三其餘皆入點鬼簿中卽天山堂
一會化爲異物者且半差乎無論世出世間一切不可把
玩此吾夫子所以嘆逝者而波斯匿王所以感恒河水也
余與輪菴遭逢患難以野葛爲肴饌輪菴從湯池鐵城中
轉身扶搖而上余皓首龐眉叨叨於過去之間感慨係之
無乃爲輪菴之所笑乎

吾悔集卷之二

南雷續文集

男正誼載

叙陳言揚句股述

句股之學其精為容圓測圓割圓皆周公商高之遺術六藝之一也自後學者不講方伎家遂私之溪流逆上古塚書傳緣飾以為神人授受吾儒一切冒之以理反為所笑近世韓死洛作志樂律管空圍不明算法割裂奏補終成乖謬其言志樂成而九鶴下舞於庭不知律呂未諧何以能感九鶴也珠失深淵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圓為矩度測圓為八線割圓為三角吾中土人讓之為獨絕關之為違天皆不知二五之為十者也數百年以來精於其學者元李冶之測圓海鏡明顧箬溪之弧矢算術周雲淵之

神道大編唐荆川之數論不過數人而已海昌陳言揚因
余一言發藥退而述爲句服書空中之數空中之理一一
顯出真心細於髮析秋毫而數虛塵者也不意制舉人中
有此奇特余昔屏窮壑雙瀑當憲夜半猿啼俚嘯布算欵
欵自歎真爲癡絕及至學成屠龍之伎不但無所用且無
可與語者漫不加理今因言揚遂當復完前書盡以相授
言揚引而伸之亦使西人歸我汝陽之田也嗚呼此特六
藝中一事先王之道其久而不歸者復何限哉

汪氏三子詩序

休陽汪周士晉賢季青三子皆天下才而愛風雅喜讀書
僑寓桐溪畫溪海內之名宿聞其風者多操舟到門結交
而後去顧非今世坊社之氣習比也周士之詩冲融高邁

從開元大曆諸家咽嚙澄汰別出機杼晉賢之詩懷古感
今往復流連其悱惻煩傷之旨情文俱備季青之詩磊落
多英其槎枒排奐之致側足焦原而手搏雕虎三子蓋已
駸駸逼古作者宜乎爲人之所貴重耳嗟乎天尾旅奎士
生斯世挨肩疊足風流都盡踽踽抗塵而行者莫不有憔悴
可憐之色追數百年間嘉隆以下藝林文苑見重于時
布衣稍通聲律便嘯傲王公之上卽如謝榛王穉登所至
傾動草堂之中羔鴈成群徐涓最爲蹇乏鎮海一記襄愍
猶數字酬之故一名爲士口不言錢更無米鹽俗事余嘗
言吾輩福分爲前人支盡無庸更怨寒苦今讀三子詩遊
山題畫種花載書雅集懷人一切囂塵烟火不入筆端恍
然身在隆平之日也豈前人猶有未盡之福分僅以私俾

吾竹集
三子歟。庚申仲冬，余謝弔過桐溪，三子出其詩求序。余明山之樵人也，偶爾行脚，遂爲耳目所跡，行將掩其聲光，還山弄月，三子之才自當爲世所急，翱翔王路，余與三子邂逅，正未可期，庶幾藉此詩口授樵侶，潤色枯稿也。

題張子遊卷

傳影之家，今所稱名手者，大畧爲會波臣之弟子，如金穀生、王弘卿、張玉珂、顧雲、仍、廖君、可、沈爾、調、顧宗、漢、謝文侯、張子遊皆是也。非是則無師法，卽有肖有不肖，究與俗工不遠。戊寅波臣來姚江，寫先忠端公像，辛巳，余至南京，寓鷺峯寺，與波臣之居相近，每至薄暮，波臣過我寓中，邀往書室，余不能酒，黃花綠茗，雜以果餌，出其所畜書畫古奇器，觀之，自後不相聞問。庚申，邂逅子遊，言其師卒于丁亥。

年八十四，晚年目不能細視，爲牛首僧畫八十一代祖師像，遂終焉。因念辛巳去今四十年耳，耆舊凋零，海內之藝苑方伎，一切不如昔日，不特傳影爲然也。波臣弟子今亦寥寥如子遊者，寧不可貴重哉。

題海昌六老圖

圖中六老，余不及見者，文白嗣畱耳。元佑見之於語溪，冠解果曳長裾及來海昌，尚申剪燭之談，介皇信宿其家，同遊兩山，劍耿曾訪之桑林之下，而尤契者爲止溪先生。老人之聚香山，洛下大抵多名公，卿海昌六老名在顯晦之際，則所遇之時爲之也。余亦嘗爲九老會於四明山，皆樵夫木客，姓名不通於郡邑，其一人潘姓者，一百有二歲，歲鋤地五畝，種木棉以給衣食，餘亦肩隨不遠，然余猶以爲

吾惟其
南宮續文第
三
未足往來樊榭石窻之間行求白公劉綱劉晨阮肇之徒
而與之齒年歲耳其中當虛一位待止溪先生補之不知
肯入會否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奔洲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
上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
未嘗者以信憂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
韋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
名蕢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
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內則孝經詩詞畧皆上口年十
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孟翰林侍讀諱燮之子也卓
氏爲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間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

人轉鼓鳴橈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
產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諸事填委候其指揮左握算
子右徵市曆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至庭
內灑掃竈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
孺人不以林下之風願息閨閣也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
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啣喝
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指定風波
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
患難之餘當卓氏之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曉也
速姑潘恭人卒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
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
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從容從客座

吾悔集
來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間零落
俱盡正如長亭旅憇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歛
歎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
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婿陳奕
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
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
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
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
性情高名之家而茶苦一生

雪中簡鄭禹梅

老來生怕是嚴寒雨雪今年四度看香結濃雲埋庵呌酒

嘗奇味鴻何蘭二十日陳令翁出荷蘭酒祭典三江九壩歸舟凍黃獨青
樞生計酸若使萱庭猶在望應知清淚滴欄杆

歸途雜憶

出門長自請歸期纔到歸期即望兜今日更無人倚閭蕭
蕭唯有白楊知
負米鋤瓜事已闌此身雖在亦凋殘親恩嗚咽來生願此
語傳家血未乾先忠端公臨難之言

偷生乞食總風塵母在何能避辱身一旦于今成夢幻可
知多少不如人
送死養生在一身流離贏得鬢如銀自傷子職無毫盡累
母長憐兒苦辛

禮俗相參自有程傷哉貧也不能行朝昏俱向經營度擗

踊無服展寸情

靈隱訪三日

西湖十月景蕭森。共約扁舟到碧岑。七十二人我獨在。蜀
劉道貞。癸酉問道。儒黃佛法總難尋。庭前栢樹原無事。門
錄載七十二人。對江漸繼苦吟禪。子莫誇今日盛。西風颯颯日陰陰。

大雪野祭

湖邊已斷草鞋痕。何似冰天共出門。雪夜千年同此哭。不
墳三尺大於崑。諱名自甲還終癸。同祭遺事書潮不繫
近日傳聞君莫告。歌聲變徵咽清樽。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
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節句比。嘗見其讀

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有蒸蘆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
同。莫不辨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
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于南屏之下。余欵然良對閒談。
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為十二律。及四清
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班方。講此學見之。推
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為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書
世秀初。白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
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
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為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其
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子止菴。分
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說出
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

吾情集 南雷續文 六
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
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
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
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
分別。唯知道者能辨之。不爲墮垣膚瓜之論所掩。蓋耳仁
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
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
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
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
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馮雷儒先生詩經時藝序

士之不學由專工於時藝也。時藝之不工由專讀於時文

也。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抵經史。時文號爲最盛。固未
嘗以之流行坊社間也。萬曆丁丑。馮具區集籍中名士文
彙。刻二百餘篇。名藝海玄珠。至癸未。具區爲房考。刻書一
房得士錄。此京刻之始也。然壬辰尙缺三房。乙未缺一房。
至戊戌而十八房始備。婁江王房仲閣藝隨錄。此選家之
始也。辛丑遂有數家。自是以後。時文充塞宇宙。經史之學
折而盡入於俗學矣。然文之美惡。一聽其人。故每科新貴
出其揣摩之具。示人以甘苦。所在選家從之。朱墨商量。銖
黍億測。某也名家某也。弋獲一科之風氣。一科人自成之
也。今也不然。新貴刻稿。自揣不厭世目。則取其所與之人
之文而刻之一卷之中。不勝其雜也。選家所做名稿。一科
不能數人行。求於獲落不偶之老生。取其火燹墨汚之棄

物薰沐之以時貴之名不然則其選於淡必為他選所誦
故一選之中真贗相半也夫所貴乎時文而誦讀之者先
資信貨天下從而趨之之為風氣也今雜陳於前者於遇
不遇益無與焉則今日所謂風氣者選家之風氣非場屋
之風氣明矣嗟乎學士撫揣應制之資一變為鸞長雜苦
之術使舉世盡蹈於詭給假譎之途而不覺時文之弊一
至此乎慈谿馮黃臣過我欲刻其祖留仙先生詩經義求
序之余之不閱時文三十餘年矣辭之再三黃臣又以其
父潔士書來請夫先生之詩義與震川之易義當時並推
震川易義行世已久而先生詩義乃出之五十年之後非
復聊爾時文可比余謂黃臣當與先生和陶詩同刻郝楚
望制義列於小山草堂集中歐天臺之集亦附制義七首

其例可按也此等刻由一沈刻稿選文之習余亦何妨於
序哉

過黃孚先小樓

詩人冷淡作生涯楚楚安排亦自寡一架小樓無市稅時
甚嚴架數編殘麥稱山家宮聲起處從仙呂紅日初來照
杏花一曲未終春草綠又攜竹籠採新茶孚先琴有別傳
以仙呂為宮

過諸九徵書舍

三間矮屋避兵來奉母辛勤迹未灰蟹齏蝦僅分瑣碎
尋花捉絮笑嬰孩村中逐鼓喧明月湖上扁舟泊石臺一
都成腸斷地孤兒垂淚費徘徊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沒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

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灰心死，至于老盡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緣情綺靡之功，俱屬吾人分內。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溢才命世抗志，思古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欲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中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

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間，是其才可惜而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于其所未就者。君自此遠矣。君諱士塤，字心友，別號雲汀。張氏顯于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尙書工部侍郎。後有顯者自滄州徙鄞，額孫用明遷雲龍溪。明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允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勲字振寰，治產積居，與時遂遂至富厚。君其仲子。

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
外艱需次於家者十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
友陳夔獻陳介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于
古昔乙卯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
某月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
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于天子者固難貢
于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則解褐除
官直易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鄉黨親戚以爲
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於其間也娶陳氏卽
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璜縣學生娶徐中書劬女錫璉太
學生聘胡知縣文學女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繪
圖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璜錫

璉以國雯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蹙蹙章句。錮人性命。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針經
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些少得志。
曾不芥蒂。此志無窮。海怒鵬舉。希賢希聖。以至希天。吁嗟
雪汀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曾不四十。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舟若墨所畫之物卽格物
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卽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卽是盡人物
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
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于上耦之物。中耦則止于中
耦之物。下耦則止于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
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

至于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為式事皆合式為格物字異而義則全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于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為本末者無失其為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為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已岐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為有功于聖學今以度尺而午畫物通于物當物及物通于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為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為當物及物然後

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于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為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未未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即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為體意以知為體知以物為體意之為心體知之為意體易知也至于物之為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于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為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于喜怒哀樂之流行是

即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七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買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周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共尋先師之學脈也。

黃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往復至于八九。嘉靖辛酉，呂文安憂歸，與黃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爲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尙質，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霍山十三世孫祖晰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爲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鄉試，知息縣事。府君吏治以教化爲先，民會珣兄弟訟產，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爲君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嗚咽。珣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天性，批之。

以法愈見其汨沒耳。尋遷景州守。景州多盜。皆勸其刻深。爲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麓大行。苟如此。是驅之爲盜也。於是捐鉤距。省簿書。多所縱舍。盜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爲文記之。相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撻市。同時分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梗。避聞者惡之。分宜旣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無由漸朝廷之耳。龜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膽山。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爲十四景。片石孤枝。題品張皇。萬曆丁丑元旦。庭誥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四。府君與雪湖皆不受人牽挽。雪湖母年九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呂相氣勢方盛。府君巉巖偏州。未嘗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最善者。楊珂。徐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弁洲主盟壇坫。士之未捧珠盤者。多見詆訶。三人崛起。不甘於邾莒。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稱焉。百年以來。渭以袁公安顯。珂僅有知者。府君姓名。幾將湮沒。族叔子叅。謂余曰：子之責也。因選其詩而爲之傳。

陳叔大四書述序

自離懷抱而入學舍。無有不誦四書者。然而能知四書者。蓋亦鮮矣。夫四書非可句解而字釋也。聖人之言。本于無言。一言而未嘗不足。其千萬言也。猶之乎其一言也。盤中走丸。橫斜圓直。豈有一定。然一定而不可移者。丸必不出於盤也。故先儒欲解四書者。必以心性爲綱領。頑陰解剝。則條目無滄霧矣。西山讀書記。北溪字義之類是也。然學

者工夫未到沉痛只在字義上分疏。豈穀淋漓總屬恍惚。決不能於江漢源頭酣歌鼓掌耳。余講學海昌每拈四書或五經作講義。令司講宣讀。讀畢辯難。遂起大抵場屋之論。與世抹殺。余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學問。尋行數墨。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是也。陳子叔大於其間。特有領畧。端默靜好。聖賢微言。要語審括。內考間以四書述之。了無滯法。余觀其波瀾正濶。必收歸濫觴。要自明其所獨得。不然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見。新義何限。叔大亦無容于崑岡烈焰。助此燭火耳。余生平頗喜讀書。一見講章。便爾頭痛。武林顧隣調會。以所著五經講章餉余。余謝不受。徐虞求先生在坐。詰之曰。性所不耐。置之高閣。恐虛隣調盛意也。虞求爲之一笑。今讀叔大之述。不異一堂問答。日征月邁。此書卽爲積水矣。雖然。近來議論迫狹。聖伏神徂。日益無考。人人私其囊天將子之學。愈進則彼之繩益急。吾子其亦能自信已乎。

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宗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父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

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
功利導之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爲察之哲
鈴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
是以合意者爲忠良睿算者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費錮
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披猖
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
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隣吁咈
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之端灼善
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
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
衣鉢也癸酉入相先生奏彈應熊剛復自用縱橫爲習小
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驅

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黃緣左右
士論所耻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颺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
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
潞公矣巴縣艷然曰這個皇上某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
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
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
恬默冀以自完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
盡爲聲名利祿無一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
民之上受人欺給豐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
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
宮武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
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

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堇辨疏一日時局再曰時局理玄黃之說開群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卽增一番徑竇張權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災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已之詔而李鳳鳴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厥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尙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廠之人尙在借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尙且迷罔天聽而况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督師楊嗣昌奏

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興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質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興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以爲臧氏之美疢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

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
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生心
今于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鈐鍵
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蒸彌甚今
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臨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
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
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鍼舉朝爲難銓衡不
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
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
陛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卽受是用有
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薦張捷有旨
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勲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

賢者必耻受勲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疏遂起大
鍼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卽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尙掛
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
負銓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罪當萬極穴地難容伏望
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
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射斷
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
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
部事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罄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吳
市抱關曾干封事靈隱續句以避揚鱗固先生之高致也
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
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內官文冊長揖

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稱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尚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神彪佳葉廷秀王鯨著祝淵死爲列星而先生力回首陽又參錯于其間他日追溯淵源以求其學卽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吾悔集卷之三

南雷續文案

張元祐先生墓誌銘

男百家較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祐短簷破屋皆拚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沉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爲收拾元祐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趙幟元祐宗主王程以玩辭爲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義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祐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

平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岫，別號待軒，曲江之喬。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爲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父先生七歲就外傅，遂授易八歲。母密，儒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爲諸生，郡邑間其事旌表之。旣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移直指視其瞻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

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鄉始子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摩郡邑之事。章給事格菴邂逅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爲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爲乎？惟塘塞過去耳。」先生佛然曰：「天下事皆塘塞，二事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崇雨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若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岐之間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

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共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清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爲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入科下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歎歎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僂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爲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生孤燈欵對意通響象別

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爲何物先生云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卽捧此枵腹可見列聖于地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爲弇洲塾師崛強不肯伏弇洲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其人矣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昂貢生晟岸生杲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詡諸生曾孫二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

吾惟集
門人也。卒後幾年，葬於某原，訶鐘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訪於
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爲辭。曾不十日，臯復隨之。維此十日，
畱以待養。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千載如斯。

孝廉子孟卓君墓誌銘

君諱麟，異字子孟。明讓皇帝遜位，成祖誅朝臣之不附者，
以忠貞卓敬爲首。夷三族，忠貞之弟哲，匿於塘西宋氏，始
爲仁和人。哲生景復，景復生養默，養默生澄，澄生廷俊。廷
俊而後，始敢出仕。故君之高祖賢，光祿寺典簿曾祖文炎，
鴻臚寺鳴贊祖禹，太學生封秘書院編修考諱彛。登順治
丁亥進士第，仕至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妣潘恭人，年十
五入武康縣學，舉順治甲午順天鄉試。君早慧，清明開達。

稍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是時侍讀方在講
筵，君又得志于科目，聲生勢長。人以貴公子目之，而君退
然自下，齒寒士中，不見異晝夜。惟筆硯相親，近高吟長嘯，
性情王孟花卉之炫麗，風露之凄爽，收拾填詞，非時文腐
敗麤澁之士所得聞也。傑才偉工，無不師友。亂離纔定，人
有憂生之嗟，北塲南館，絲竹無聲。君不以富貴適已，四方
知名之士，閭巷一介之善，輻湊其門。支坐熟語，觴酌流行，
必極雅意，盡歡情。人人皆以爲近來之盛事也。西湖虎阜
之會集者，于風雅寂寥頓返舊觀。君以年少，捧銅盤而
宿艾駭服者，則翩翩之風入人深矣。侍讀卒，官丹旄南還，
君厭寇瘁，容哭泣備禮，復至闕下，陳情哀榮之典，得踰常
制。其入而事恭人，旦暮上食，飲扶持，左右情結笑言一聞。

嗟嘆百方宛轉夜漏乙丙君猶寢門語刺刺未敢離側也
恭人有孤姪恭人哀其孤露君爲之授田迎婦重立門戶
女弟適毘陵莊氏恭人念之君爲之築室塘西不異同居
兩弟早孤衣食受一錢以上必均出就外傳親課其勤惰
而欲使之急就凡所以推行恭人之意者無不盡其情也
嗚呼難矣君旣爲富室亦好行其德一方纖悉以至緩急
無不依君以辦無名子以新安程氏上變牽連數十人下
吏名捕君知之私其吏曰匿名書法不得行行之於汝有
害無利吏悟事遂得寢富子以婦死訟婦家已解鄉人之
有力者各脇其貲富子亦以白金授君君曰吾力不足以
庇子忍復受子賂乎郤之甲乙相誣爲盜甲以君與觀察
契家致千金爲壽君曰汝本非盜而致人於盜是亦盜矣

吾受汝賄是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可乎卒解兩家之紛而
去丙申歲饑發粟千餘石賑之活者無算最其大畧如此
至於俸需冗求趣具曲應固莫得而數也亡何大盜入室
發其黃金大珠以去豪吏猾民利其所有啗喝更番方當
告訐風盛君亦緣手散之不與齟齬而金幾盡矣論者以
財爲君累夫契疏執掌歌兒舞女勞攘於汗惑之中此以
財爲累者也君快心開物以劫孤寒之淚囊牖何足以驕
人乎又謂其文弱不能撐持外侮夫財者流通天下之物
也豪奪與哀乞無異彼能籠吾之糞土不能燬吾之孝友
詩書無恙門第不改用財自衛元相之鍾乳胡椒悅生之
蘭亭方斯蔑如矣君生于崇禎己巳後四月三十日卒于
康熙戊申十二月二日年四十娶錢氏丁丑進士何容知

吾悔身
縣錢朝彥之女其言行詳余別志子四人曰長齡太學生
曰松齡庠生曰鶴齡曰錫齡女四人長適太學生陳奕昌
次適太學生項灝餘未字孫三人孫女三人某年某月某
日合塋于望維山之原長齡等佮余門人奕昌請銘銘曰
閨門之內和氣氤氳鄉黨之間急難解紛以交天下欣賞
奇文如斯之人其視富貴過眼烟雲

吳處士墓碣銘

德清吳卜雄介吾友陳子榮求表其父之墓余以吳君有
狀有志何庸復言子榮曰卜雄才士每諷采夫子所著形
之嗟嘆是欲以其所貴者事其親也辭之則孤孝子之志
君諱興或字質生姓吳氏宋相履齋之後履齋生尚書璞
家湖州之新市因爲德清人父仲羽母嵇氏君少與群兒

遨戲母怒嚙其脣母歿每視嚙痕思慕涕泣見者哀之父
與蔡眉梁爲亞稽蔡皆富室君家貧依舅氏從母以活眉
梁之父故總兵也與夫已氏爲怨家夫已氏監司吳郡脩
怨於其子眉梁亡命捕其妻跡之君時年十九扁舟脫其
從母徐步詣獄監司問眉梁匿處君以從母未遠恐其見
及給曰遲之十日眉梁可獲也及期監司理前語問之對
曰其實不知其處姑免迫促耳監司大怒以死恐之君迺
慷慨仰天曰某之此來自分一死眉梁伏匿知固不言也
今又不知明府枉殺無辜不忌其不祥乎監司默然幽囚
考掠五毒參至終不易辭監司免官始解械君由此知名
閭里之間急難密謀其計畫無復之者必從君得其要領
遲明戶外之屢已滿君亦攝衣偕出矣從弟坐獄非數百

金不能降免其家貧甚待死而已君以私財爲弟解對吳
甲亦從弟也與君不相得後以事下獄心知君能救之而
不敢言君曰吾豈以小忿而棄懿親乎卒出之盜欲劫嵇
氏而礙君思殺君以逞一日爲盜所得其僕昏夜乘盜熟
睡負君而逃間行至家嵇氏卒得保全甲辰大水邑民陳
狀者數千人皆不報故事告荒有定限過限者不訾省君
涕泣入陳邑令爲之感動卽以君言上之趙中丞中丞召
君應對激切於是荒田得勿收責君不當事任故所施亦
狹其爲人所傳誦者已如此夫以天下之廣好義者豈復
一人蓋可傳而不得傳者疑不爲少也然余觀之縉紳士
大夫類皆局促自營一遇利害如毛髮則振動悼慄推之
惟恐不遠其視窮閭阨巷宛轉之死亡未嘗肯效一蠶一

蠶之勞也君奮桑樞褐塞之下而急人之急至於骨肉拒
扞壯節凜然東漢獨行傳十四人其四人所載與君同然
則在古人亦少也世悲陳同父所誌不過逸民里姥如君
者設與高爵之徒原情比迹孰爲應銘法乎康熙己酉正
月卒年四十九君未殯有二人入哭甚哀家無識之者問
之則曰君昔活我我未之能報也不告姓名而出以此知
君之隱德多矣娶俞氏造孫氏子一人卽卜雄諸生女三
人諸生潘錫祉其甲其婿也一朱字銘曰
君之墓父會者千人履齋之祠壞而復新匹夫有此夫豈
凡民

敬槐諸君墓誌銘

歲甲寅群盜滿山余奉老母避兵於第四門寓諸來聘書

室室容一几三几之內寢竈雞犬圖書皆在焉上雨旁風
 細碎整塌來聘之父敬槐傷其落魄時過慰藉每遇嘉慶
 則與家人父子錯互杯盤笑語余有二女孫方離襁褓君
 袖棗栗資錫止其啼頰風和日美余掉短舫老母揭女孫
 汎汝仇湖歷牛屯謝文正園泊九龍亭觀石壁鑿像汝湖依岩高下作剛
 仙象置身進東山寺畧臨山以觀海余海濱半載忘其羈
 其中彈琴旅之憂者由君以為之主人也乙卯五月值君八十誕辰
 余舉觴為壽後月盜平余奉老母還家舟行君老淚縱橫
 徙倚河渚余遙望凄然不忍仰視更三年君卒余不及再
 面也君名允達字賓所敬槐其號也會祖伯祖改父城母
 周氏君少讀書已棄去為賈然意度濶畧在航船中有客
 攜兒兒向鄰船呱呱而泣君問之客欷歔對曰其母賣與

他客在鄰船者是也君問受值若干如數贖回夫婦感謝
 而去東浙無白糧而南糧解戶往往破家君與族人通融
 為義役之法一方無困君所居最為僻陋甲戌乙亥間來
 聘與符士龍諸如錦魏芳周肇脩諸士奇之徒立昌古社
 出而交遊四方來聘之名因而驟起倪鴻寶陳臥子皆以
 國士待之然聞見未廣闕竊書史一二振奇之事遂以為
 天下治亂數着可了大語無顧忌君數戒之江干師起來
 聘益痛憤思欲有所發舒乘馬出入諸營意所不可輒曰
 某日吾當上書劾某人某日吾當上書言某事酒酣耳熱
 初未嘗有意為之也聞者以為實然方國安令其將俞玉
 收置水獄將以釁炮君行賂得免來聘驟經推勒發為狂
 疾君柴門瑾戶以待其愈康熙戊午八月十九日年八十

三卒娶黃氏年五十八先君二十四年卒九月十八日合
葬東山鄉赤嶺之原于四人長來聘貢生次來贊先卒來
聰來職孫四人杖駿杖鳳杖杰杖庶孫女三人曾孫七人
來聘求余誌墓余初辭之念少時意氣奔放離別都不在
心亂後瘁於哀傷吳霞舟先生舟中別我余行二十里先
生復掉三板送之嗚咽濤中沈眉生書尺往來紙有淚痕
舟發虞山鄧起西立忠烈祠邊涕淚交下陳錫公來學去
之日手中拭面而淚不能止其臨水黯然者不在此數清
風朗月思之不可為懷君河渚之淚如何消破因援筆為
之銘曰

在昔景濂避流子里主人陳堂西軒舍止景濂誌堂其情
入髓東里武昌隱溪蔣氏東山一遊夫亦偶耳桃開索我

序之痛死竊比二者君情尤美我銘其藏薄夫敦只

腳氣詩十首

天地鼓橐籥遷流自成運吁嗟運中人逐浪隨波進猶如
魚。噲。噉。終。不。離。濕。潤。試。觀。春。秋。時。根。抵。于。忠。信。未。嘗。無。姦。
尤。怪。蟲。嚙。樹。豐。其。時。賢。大。夫。檢。押。過。霜。刃。當。其。淫。亂。中。此。
理。仍。雷。震。逮。至。七。國。時。利。害。為。宗。印。未。嘗。無。賢。者。舉。頭。天。
外。認。僅。使。利。與。害。時。與。義。相。磷。汨。沒。利。害。瀾。固。已。在。于。何。
漢。唐。學。術。雜。宋。室。頗。謹。慎。雖。然。函。雅。故。屏。力。不。能。振。求。彼。
春。秋。才。尙。為。天。所。吝。

于中命曰儒天地所依仗鴻濛一氣內錯互非一狀所貴
于儒者開物費劑量主宰苟不移眼前路須放一擊而遠
去處子之耿抗有如泛大海卒遇黑風浪舟師認針經守

吾悔集
柁。俟。無。恙。惡。可。袖。手。觀。聊。以。杜。譏。謗。後。來。本。領。薄。汨。入。身。
名。障。呼。吸。之。奇。謀。議。論。空。慨。忼。吾。學。固。如。此。非。常。豈。所。望。
是。以。言。儒。者。無。關。于。得。喪。自。宋。失。其。傳。降。為。逸。民。諒。
束。髮。于。是。非。不。異。辨。菽。粟。授。老。轉。糊。塗。霧。布。十。里。毒。俗。學。
好。誇。大。放。意。極。雕。琢。欲。以。人。之。負。而。為。我。之。卓。叱。咤。先。先。
賢。以。下。始。破。竹。吾。意。此。等。陋。不。可。欺。辱。僕。斯。世。多。機。巧。于。
此。獨。誠。樸。所。以。縱。惡。聲。日。夜。如。布。穀。古。讒。讒。當。世。今。讒。讒。
往。躅。廟。庭。且。跪。軀。何。况。我。空。谷。

清。議。在。當。世。元。氣。之。所。秘。散。之。輿。人。誦。歛。之。鄉。枝。刺。不。霜。
雪。而。寒。木。斧。鉞。而。悸。萬。馬。方。奔。騰。冷。風。颯。然。至。志。士。寧。殺。
身。枯。骨。恐。留。崇。奈。何。近。年。來。此。道。久。廢。棄。宿。素。已。衰。落。其。
權。無。所。寄。瑣。瑣。將。無。同。所。爭。只。鼠。臂。遂。使。猖。狂。徒。雄。張。無。
顧。忌。鬼。袖。事。渺。茫。袞。鉞。復。滯。膩。天。上。天。下。間。何。物。可。牽。掣。
後。生。無。根。柢。一。闕。憑。市。肆。

吾友陳乾初曾立死節門合義斯為節不然終酸菟試觀
甲申來勃宰多煩冤幽經費收拾畱此培天根亦有賢智
過求名而名存殺身良不易不復吹毛煩乃有易冗徒忠
義資舌言假為乾沒路砥刃樂餘潘不辨何人血用之搏
朝殮偷驢摸犢輩日夜相攀援不待教而誅斯案誰為翻
豈真煩豺虎整頓此乾坤

嘗讀封禪書文成與五利其人敢大言大言猶未至決河
塞可就黃金成可餌不死藥可得仙人亦可致所以銅主
心區區此四事入海求其師不出方士類界絕而不鄰未
嘗牽洙泗妖人何高張不丐佛老庇揮手中都宰爾汝將

吾悔身。南雷續文。把臂駝口出陳言千金無易字世眼豈盡塗白日走魑魅志士傷世變開口談權術抱薪而救火其勢當愈疾幽運吹流盡淳風竟蕭瑟纖兒粉子輩狡獪破心出前者若未工後來緯更密詐之復見詐未知誰第一庶幾以真誠灰轉黃鐘律嗟彼百色妖天空自消失不解解連環古語豈草率譬如累丸家業以累至七欲以累勝之迸散斯可必席上非腐談忠信有十室

丹書藏故府不以一人刊天啓甲子事夫誰發難端崇禎戊寅對讀之猶霜寒兩朝關興滅千載畱譏彈豈以昔舊盡穴見亂朱丹近觀何人言衣飾古瘡癥槩以黨一字削平無賢奸夫苟持異說直可譽京韓亦有賢子孫見之摧心肝但可以哀情稍爲祖父寬紹述仇君子無異劉親棺

舉世共疾貧天地亦逼仄天地養萬民原各有分職農以耕致年工以巧收直牽車而服賈日夕不惶息士以科舉養或又不可得其智兼九流亦可佐其勛量力守故蹊計口免轉側非不嘆辛勤廉恥有方域何人決其藩任象遭火逼妄想非分來一意工克賊掘井及九仞翹翹斯充塞昔人不言貧惟恐隣匍匐此意竟何如寒潭水湜湜

儒家有堂奧牛毛不足譬冥契苟未深出語卽乖戾凡子張空虛良楷亂市肆士硃點四書朱陸急同異近來學人少誰何識真僞遂以科舉學劫人之聽視括帖上下文原無真實義推之入理窟塗車可畧地有明三百年人物多顛賴何怪時厭薄艱難得委質此曹愈紛紜棄婦等標致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

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
劉叢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
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叢山漳
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叢山以餓死漳海
以兵死雋里以自磔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
雋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
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
下皆贈宮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
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
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
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

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
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
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
空鍾羽正以稽畱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
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餽
募金抵誣贓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
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塋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
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
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
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
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
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

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旬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卽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卽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一年至是始入

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尙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于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許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許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諧越翼日下日宣于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眞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于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

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簞簞人不見信公
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卽被罪而
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
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
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
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瀋覆遼蹙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
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
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
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
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
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
疆卽勿論僂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

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
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民職
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
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
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
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
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
圍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
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道還關外精銳喪失俱
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
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
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

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竟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與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儉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琛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戢山于召對犯顏救之戢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于公論收回密詔改下

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右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戢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扞將宮奴市儈時相爲帝中旨賢于部推私門熱于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剗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狗難先帝尙遣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舍

歛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欵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叢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歛顏色如生其時叢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

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八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叢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

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筭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閨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織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握握之物不與讐竹亭者又欲窺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叢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理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毅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

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毅柱臣女五人唐竟臣潘煥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穉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繫公是賴且少

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
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禪掌
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
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
于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
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
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
理前緒尙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
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
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任南渡
燿火專樹養養公于其間六月霜雪大厦將傾猶抽椽棟
汎汎溝中以俟一閔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蓼城毅鬼耿耿
孤誠血碧龍山翫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辰

高古處府君墓表

府君諱克臨字敬可別號高古處蒙城高氏武烈王瓊之裔
陪扈南渡或居永嘉或居臨安明初有榮者始遷仁知之
興忠里世爲右姓祖汝梅嘉靖辛酉舉人仕至福寧太守
父時亮萬曆己酉舉人母鍾孺人君甫晬而喪母叩和啼
呼哀動觀者福寧絕憐愛之曰天以是兒錫我孰謂廉吏
可爲而不可爲也出就外傳五行俱下旣而怒長突起語
出奇崛時師不敢以爲弟子慈谿沈冲吾老儒也君因師
之質以性命理氣之辨及天外何所作何究竟冲吾心異
之恐其妨於舉業教之實地用工自有領會處君屹屹窮

年不事口耳冲吾所著經書講義爲之疎通證明而向所
欲質問者亦渙然冰釋尋補諸生有聲於場屋時四方文
社最盛武林讀書社多通經學古之士如張秀初江道闇
鄭玄子虞大赤仲暘君皆從之上下其議論經生之學不
過訓故熟爛口角聖經賢史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漫不
省爲何物君讀書橫山與密友孫武書之所考索者皆經
生之不講者也間發爲詩文心精辭綺小言大言皆稟尺
度而君不以此自汰名曰小窻筆屑視之如草木之榮華
耳學成而世變秀初道闇荆染爲僧玄子變姓名去大赤
仲暘亦齋志以沒輩行將盡名理幾熄君把茅河渚與鄒
孝直劉雪符兄弟結碾祿社逍遙琴樽杖席之間名談勢
語終夕不及永興寺有古梅數樹一日大雪君衝寒獨往

坐其下語刺刺不能休不知所語云何也山中盜起移居
北聖孫武書亦遷家相就花晨月夕野航共載尋山水僻
處洞簫隱隱聞者方知二老之所之君至性天植事後母
朱孺人致養無方孺人卒居喪幾於滅性兄弟友愛甚摯
群從之間廩假進退婚嫁有無君顧省周詳吟域不立族
之貧不能葬者棺盈數十君置新阡積年白骨始沾黃土
其生平與君久故者則別開蓬窠會亡者之客歌薤露以
送之伶仃弱小猝需急難收視溫恤不可一二件繫也辛
亥饑疫僵餓載道君約里人設廠二所經理饘粥兵興以
來閩俘之至杭者無虛日呼聲入冥君惻然贖數人以始
事後遂踵而行之君嘗曰眼前好事做不盡吾力有限吾
心無窮嘗存真實心隨所可行行之余謂此言最爲近道

自袁了凡功過格行有志之士或傲而行之然不勝其計
功之念行一好事便欲與鬼神交手爲市此富貴福澤之
所盤結與吾心有何干涉其甚者咕咕於禽蟲膜拜之習
流轉極惡恃其功過相折放手無忌者有之矣使其知心
量之無窮龜勉一生事事不敢放過而亦何功之有當君
之時武林程元如以上著吳茂先以醫名兩人皆與君交
有所疑者待君而決君亦間應握粟之求無不奇驗其藥
籠常畜善藥以起貧子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於君不可見
平生于萬曆辛丑正月三十日卒于康熙庚申九月十日
年八十娶周孺人子女各一鳳岐增廣生婿馮圖獻孫男
四人湛遠朝嬰皆廩生弘遠士遠皆庠生孫女一人婿劉
曾矩庠生曾孫五人景儀景岷景星景福景穀曾孫女一
人將葬湛遠朝嬰以顧侍御李蔚所著行狀乞表其墓曰
君嘗爲動說以爲動者太行之擾也是以寧守吾拙然觀
君濟世利物之志如江河行地而不絕君固妙已而麤物
存真而毀轍者耶

吾悔集卷之四

南雷續文案

孫男

千頃千卷
千子千門
較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
 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為文學宗老唐丹崖
 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
 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
 和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
 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
 狷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眾勢無以發伏
 籠之雄氣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
 溝而出諸文死是故兩郡作者斂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

吾悔集

南雷續文案 卷之四

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際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欵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毅嗣今以字行別號臬堂

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衢州會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樞也因贈兵部尙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卽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駢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皐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近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畱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迹甚深

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愍郡
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甫
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死
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積筐錫笛之下
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
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
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
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
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
真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
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
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戾口亦豈能一

變。爾。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於。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於。
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暇。女。六。
人。長。適。萬。斯。備。次。適。丘。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解。錦。餘。未。
行。暇。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
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
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群。此。言。
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鍾。應。律。
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憲副鄭平子先生七十壽序

辛亥鄭平子先生六十余爲文壽之羨其蕭然自得隱居
之樂今又十年令子禹梅書來復欲余言念此十年間先

生既闕其聲光輕滅喧俗禹梅三入長安公車流冗灌浦
書帶靜然四屋當世得氣之家方且文號儒宗武稱將表
風騰波涌更相駘藉以先生之才亦何難請託郡邑借寵
時賢陳同父所云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
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先先生不其然者蓋
必有所甚痛於心寧懷琬琰以就煨塵不欲猖狂無妄之
福以取矍相揚解之辱余見今之亾國大夫大畧三等或
齷齪治生或丐貸諸侯或法乳濟洞要皆胸中擾擾不勝
富貴利達之想分牀同夢此曹豈復有性情先生視之如
糞土也昔文山入燕王炎午作生祭文丞相文驛途水步
山墻店壁所在粘之恐丞相之不死也宋室遺民此爲最
著然觀其吾汶稿再上叅政姚牧菴書唯恐其不相容接

是時牧菴分政江省而炎午累形干請則是當路之交際
炎午未常絕也豈其嚴於論人而恕於論己哉士之報國
各有分限炎午未便爲失而先生絕匿名迹當路投分無
所可不謂過乎馬碧梧七十汪復爲賦十月之交碧梧曰
某偷生而不願生祈死而未得死者也今之爲壽夫豈先
生所欲君子以爲不然先生之年與常人不同淵明元嘉
晉亾已九年朱子猶書晉處士是典午一星之火寄之淵
明之一身也年來汝杜諸君子汪魏美余若水萬履安沈
眉生巢端明徐昭法閻古古皆確然免於疑論者相次絕
算江湖憔悴星火之寄殆將無人非先生而誰乎淮浦故
四明山之翠竭也梅子眞嘗避地焉相傳至今猶在子眞
亦西漢之遺民耳先生採藥弄水之暇得無遇之而與之

吊古傷今歎則先生之年正未可知也雖然先生終不得與臯羽韶父諸人比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禹梅傳其家學以氣節發為文章吐言天拔出於自然照爛卷軸砥藝死之橫流余且苦其軒車不容巷門庭無子真之跡矣。

翁元鑑禪師語錄序

庚子征海之師望屋而食澤望於三溪口買潭上一園為太夫人避地之所余往來定省因得遊其左近山水去潭上二三里為向家衲有菴半草半瓦土人呼為草菴時克歸住之風景幽閒余與澤望數過之題詩壁間有墻下梅花五六樹庭前積雪兩二峯之句未幾澤望下世潭上園屬之他姓余之不至三溪蓋二十二年矣然自三溪來者

莫不言正定菴有禪師說法緇素翁集甲於姚江辛酉余謝吊入四明重過草菴卽所謂正定也四衆和悅威儀肅然禪師出而酬對冷汰於物不强聒以佛法出其語錄讀之絕去枝蔓獨露真常視諸方東剽西剝拈綴成篇以就其聲價者方斯蔑如矣師之得此正非易易師叅養拙稍有入處於是離楚行脚至金陵叅覺浪至龍池叅萬如至會稽叅木陳至雪竇叅石奇至大雄叅玉林凡海內大宗師道價深重者無不咨決心要而後併當於嶷公途畏峯澁惡聲毒棒其甘如薺方得有此成就古德於囚山苦竹之中得悟然後檐葢裹糧遠訪師資以求印可近日宗門其悟從爐鞴中排迤而出夫獨悟則無途轍從師則有門庭雖難易較然而根柢在志苟立志不堅自證者易忘排

廷者助長均之有敝師求師之志堅忍如此宜其無所不可也嗟乎儒者好自標榜而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毛頭塲屋之時文胸馳臆斷轉側於烟火血肉之間田兒竈婦且測其底裏聞師之風亦可以愧矣

熊公兩殿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殿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強禦直行己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

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况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怩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媼媯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隕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仗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二十

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誦公
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頽行大約南去
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
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
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興言及此督
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
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城守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
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
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
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
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
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

琢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揚嗣
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
無不痛熊開元姜垞兩給事之獄戴山全椒之去斷斷廷
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
而公之發言麤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
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
楊嗣昌負國尚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
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
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
事卽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
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諂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
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

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闕穴始之武與文爭繼
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鍼也陰陽
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
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
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
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與之內而遠亦藩
籬視之其言復厥衛也厥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
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僚禍所不必
言小民鷄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
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
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鑣造作飛條跳梁
大叫公言么膺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

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
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
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
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
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
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
出差陞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
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賍定罪
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群情之共駭况乎
蹊徑疊出謹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
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
推亦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

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即使驅除異
已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
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
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來一
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明方以例轉傾側孽臣謹曉冢
宰朗出餞公適邸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
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畫江而營公
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
亦入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劔鏗而已身提孤
旅不滿千人從小豐渡江北喬司偪率群帥而皆契需觀
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
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

以本色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
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
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
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
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監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
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
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
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
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
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
議迎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
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

縣已皆降附上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
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上在閩安鎮時國事
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
惡公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旣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
商舶嘗恐謙之襲已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
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
遺茂卽以合謀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
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枉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
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
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闔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
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
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

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
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徙爲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
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卽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
以公爲迂昔光武旣貳更始遲之一年河北旣平而後受
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卽非白水嗟乎踵
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昞帝昺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
位號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畱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
其視受終如敝蹠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
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竟無廟幽銘陽碣無地
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王義士傳

萬公擇范國雯自淮上返得王義士事甚奇曰非先生之

文不足發之作王義士傳

王台輔字贊化別號象山下邳人也家世農台輔始入太學為諸生烈皇誅逆奄未幾復用奄人觀軍籌食探湯敗事之後遂使五岳三途並淪寇竊台輔草書萬言誓募入京欲上之而都城已陷痛哭南還搆一利刃自隨曰吾以此堪賊之胸耳聞者笑為何等腐生史公可法躋其志造廬訪之時台輔臥病起而為公設食葱湯麥飯泰然無有不足公太息而去御史王燮東平侯劉澤清會於睢寧具食與樂台輔斬衰直入慷慨語曰海內版蕩宗廟播遷此公等嘗胆斷指食不下咽時也而置酒高會乎左右欲鞭之燮曰此狂生也扶而去之大兵南下台輔遮之於辛安欲叩親王之馬為前駟所阻有降將問所欲言台輔曰大

國為明報讐恩至渥也江南一塊土不過千里捐此撮爾畱為杞宋於大國無秋毫之損千秋萬歲誦義無窮計不出此無乃為德不卒乎降將掩耳疾走軍旅助勦亦不通其為何語台輔計無復之南都既覆台輔泫然流涕曰吾誰氏之民也而可使食有他粟起視其廩尚有餘粟曰此吾之所樹也畢此而死亦未為晚丁亥某日粟盡集其鄰里鄉黨濯衣幅巾大呼烈皇北面再拜自罄於象山之樹聚觀者無不慟哭失聲是時有僧過之持鞭而指台輔曰丈夫死宜也惡用是彌街絕里眩曜於人乎後數月渡河來者言石屋寺一僧僵立而死有鞭在其側始知僧言不妄發也台輔為人重然諾家貧而喜周人之急淮陰李杜若應試不能辦裝台輔心許之而未結言杜若死往赴叩

喪改以爲賻。穢芥之善。皆嗟不置於口。一言不及。義移坐面壁。以是不爲人所親。太史公謂伯夷。義不食周粟者。蓋伯夷先時歸周祿。以養老。隱于首陽。始不受祿。故謂之不食周粟也。若以率土之粟。卽爲周粟。則薇與粟。何擇焉。台輔之法。伯夷無乃誤乎。近聞一事。亦相類。溫州有徐氏者。丙戌間。約其徒侶數十人。農鎖塵。需苟完。廩備躋。雁山之頂。架屋數十塞。斷道路。以擬桃源。去今三十餘年。無人知其生死如何也。夫桃源亦淵明之寓言耳。今武陵之桃源。無人不可到。而云漁人復往。迷不得路。豈其秘於昔。而顯於今。與其說既窮。則以黃道。真實漁人。與劉阮無異。非人間世所有。是徐氏之擬桃源。亦誤也。雖然。血性流行。新陳百變。古之所無。不妨有之。古之所虛。不妨實之。王徐二子之事。不恨今人。不見古人。而恨古人。不見今人也。抑亦可謂善學古人者矣。

清化唯峯巘禪師塔銘

湛然澄公博山來公中興曹洞之宗。來公之道。傳於江廣。天然淡歸爲最著。澄公之道。則吳越爲盛。余生也。晚不及見。澄公其門弟子。多得而受之。如瑞白雪公。戒珠欽對爾。密渡公。東山信宿三宜孟公。則西湖月舫葛嶺韻脚。往往同之。且從容約誓。火浴之後。楊灰湖水。居士當爲我波上之銘石。雨方公不道人。日每歎其奇險。其能中興曹洞者。豈偶然哉。師爲渡公法嗣。諱淨巘。字唯峯。荊州松滋張氏。父松。卽母李氏。夢青蓮生於階下。覺而馥郁滿庭。七日不散。師始生七歲。而孤。稍長。卽欲出家。年十三。依邑中靈湖。

寺僧恒覺祝髮未幾慨然有尋師求道之志抵金陵謁博
山師方入戶山問如何大地無寸土師惘然山卽喝出疑
情愈熾寢食俱廢相依二載乃去而之金粟叅密雲悟公
雲巖冷孤硬機鋒不可觸師胸中憤懣不能自抑直前咨
叩累遭痛棒一夕夢中聞開門聲泚然汗下起而通悟雲
復打師云打卽任打要且瞞某甲不得雲連棒打出與同
學避暑龍居爲不語關脇不沾席如臨鋒鏑自誓大事不
明終身杜口偏塞之際聞堂外碎碗爭詈胸中豁然乃爲
偈曰打破常住碗還從常住討相逢不相識空自生悔惱
從此機如掣電語愈朗烈遍走諸方以求印可雪庭信磬
山修弁山雪無不以作家目之始進龍須習靜禪子自外
來問如何是住山事師云爐燒楮火問客來如何祇待

師云鎚煮野芹湯僧云不虛住山師打云者裏無你插脚
處僧禮拜便去師聞爾密道價傾東南所止卽成法窟渡
江從之密問石傘峯前一溪水有時波浪滔天有時涓滴
全無汝作麼生會師云情知和尚有此機要密打云前山
猶自可後嶺更峻嶒師云白雲來碧岫明月下遙天密云
武林禪客多弄虛頭師云不逢別者終不開拳密便打師
禮拜遂依止座下密以從前公案一一勘詰謂卽今事作
麼生師云木上座通身是眼密云總沒交涉師云南山圍
裏曾刈茅密云莫道無事好打出方丈於是一往悟迹潦
盡潭清又數年始付衣版密入滅遂繼席東山上堂云天
寒古木暮無鴉風重霜嚴事更加石女夜來情未歇隔山
舒指弄琵琶叢林傳之以爲洞宗本色繼住會稽普濟江

陰芙蓉復返東山值兵火括地師以智力綢繆魚螺無恙
一時失職儒紳藉爲虎落移住梅市之彌陀席未煖而天
樂鄉人夜聞妙樂之音發自空山故老曰此古清化寺址
也其重興之兆乎相與迎師開山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
施與瓜菓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數百年鹿場虎穴幻
爲寶坊雲門顯聖寺湛然之祖庭也三宜退院繼之者難
其人僉以非師不可師領衆設法清規嚴整五年之內不
失尺寸退居峽山築慧華精舍棲笠以老康熙甲辰又六
月六日示寂世壽七十僧夏四十五奉全身塔於清化寺
之後記弟弟子二十四人戊戌己亥間師至化安山來見
眞率自然有山林枯槁之色初不似從累坐道場來也去
今二十餘年其嗣法弟子翁元鎧出所著行狀乞銘今日

五家宗派存者唯臨濟曹洞皆起自中衰而近世禪者兩
相訾訾然其分濟分洞不過從源流而言之耳問其如何
而爲濟如何而爲洞摘索悟由刻畫淄澠恐當身亦未辨
也有問泗州大聖爲什麼向楊州出現燈頭聰曰君子愛
財取之有道祥菴主聞之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覺範亦
言石霜父子兄弟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由此
言之各家自有家常茶飯嫡骨受用也昔蕭穎士有同舟
訝其狀貌類鄱陽王王乃穎士七世祖同舟曾盜發其墓
故識之夫祖孫相似盜且知之况其門內乎余是以疑當
世之門戶也翁元之序漏泄家風余是以銘之銘曰
宗風之盛建立五宗天上人間海藏龍宮今亡其三畱者
洞濟初不因此佛法衰替中興洞宗實惟湛然於樂禪師

是爲再傳六坐道場鐘板浹洽林花水鳥亦皆說法不觀
清化誰名天樂宮商久啞忽動鼓角刪除蓬梗化爲廣蔭
數百餘年師來應識上長松栢下長髮爪突兀寒山不淪
空宵

鄭玄子先生述

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
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岐然之
力學江道闇浩之潔淨虞大赤宗政仲皞宗瑤之孝友馮
儼公儼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
啟祥嚴印持調御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
人物固未之或先也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沈眉生至
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

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求以爲
盪。月。下。汎。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關。
聲。沸。水。蕩。舟。霑。服。則。又。闕。然。而。笑。三。峰。開。堂。淨。慈。一。默。爲。
首。座。君。機。鋒。相。觸。奪。其。竹。篋。欲。打。擬。議。不。果。余。曰。鴨。子。早。
已。過。新。羅。也。君。爲。之。一。笑。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江。右。
劉。進。卿。秋。浦。吳。次。尾。亦。至。夕。陽。在。山。余。與。崑。銅。尾。舫。觀。劇。
君。過。余。不。得。則。聽。管。絃。所。至。往。往。得。之。相。視。莞。爾。一。日。崑。
銅。詆。分。宜。於。座。進。卿。爭。之。至。於。搢。拳。惡。口。余。與。君。解。去。其。
夏。余。自。太。倉。返。與。君。宿。於。仲。皞。水。閣。談。至。夜。分。水。鳥。驚。起。
戛。然。長。鳴。丙。子。余。寓。表。忠。觀。前。與。南。屏。相。近。儼。公。秀。初。二。
虞。皆。住。南。屏。君。亦。日。日。過。從。余。弟。澤。望。豪。爽。不。羈。夜。半。掉。
船。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群。犬。齊。吠。若。豹。僧。西。吾。牧。齋。客。也。

故序家譜者未有不以此爲戒是故誣祖之罪甚於忘祖然今日譜之爲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僞譜之流傳萬姓芸芸莫不家有僞譜歐陽文忠曰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曰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夫歐蘇二氏其源流歷然者尚有不可紀之世次而僞譜不問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一概牽合某世以至某世繩聯珠貫至使祖孫倒置蛇首人身其有名公墨蹟內府璽書者尤市兒之狡儻無識之世寶也嘗見一巨子構得僞譜視爲信貨據之以改舊本不亦冤乎夫世之爲巨子者多矣然亦不始於近世也六朝碑版實爲濫觴如庾信銘張則原張仲張談碑辛則援辛有辛寥徐陵言侯氏則美夷門序歐陽則引

渤海斯乃眩詞滅質徒駭烟墨又何怪凡偶之不能質確乎武林唐殿宣聖賡廷陳從余遊出其家譜請序唐氏爲直臣子方之禱其世次不可紀其可紀者殿宣以上九世耳吳興固有唐氏譜自陶唐而下凡百世其世次纒觀古今唐姓之顯者燦然一貫殿宣以爲僞故不從而別自成之殿宣之識可謂加人一等矣或曰唐氏九世始遷之祖也祀可止於是譜不可止於是也曰歐陽氏之譜亦九世蘇氏之譜止五世何謂其不可也或又曰唐氏九世以上其顯者如林胡僅存其隱約者乎曰余觀李空同之譜其傳四世之事不越農瑣彼以門第相高者豈能及之二惠競爽是在殿宣兄弟而已矣

第 35587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十

五

昔住雙瀑院烟火無交涉眼自空中放耳被水聲壓春米
 聽寒鴉水確無輪者名鴉確闌更任野鴨終朝不破口天然自委帖
 秋雲墮鳥背土竈封溪摺山鼠小兒長共我燒落葉我意
 清如許僧笑藏書篋擾擾盡陳人何不憚應接高揖謝聖
 賢單丁上巖喋
 丈夫足與日豈為城市設緬懷五岳遊四十常切切擬將
 一笠去鶴影橫江瞥日計三十里一年萬里閱浸假得三
 年我事已可闕歸來再讀書眼界自然別此願不能果吾
 母年已耄日月非吾有亦焉敢私竊不幸母棄養老
 矣吾覽躄奈此赤稍鯉甕中耐屈折

